

雅夢時分

〔新加坡〕張露

A Touch of Class

— 上 —

413-833



雅夢時分

〔新加坡〕张露

A Touch of Class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雅梦时分/(新加坡)张露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043 - 1

I. 雅...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新加坡—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新加坡—现代 IV. I33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465 号

封面题字 陈佩秋

策 划 吴 申

责任编辑 曹怡波

封面设计 张志全

雅 梦 时 分

[新加坡]张 露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9 字数 165,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100

ISBN 978 - 7 - 208 - 07043 - 1/I.423

定价 32.00 元



张露 (Zhang Lu)

新加坡籍著名女企业家，新加坡宝路集团董事长及法人代表，上海市首批外籍永久居民，上海交通大学特约研究员，复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游历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二十余年，纵横捭阖于工程、文化、传媒、贸易等多个不同领域，熟谙中西文化，常年保持写作习惯。

序

余秋雨

说实话,这些年我对种种有关“高雅”的说法总是有点警惕,怀疑是不是又是那种自命不凡、鄙视世情的“伪贵族心态”在作祟。

张露女士这本书,是集中谈高雅的。初看时,翻动书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翻着翻着,速度慢下来,我发现,她所说的高雅,不仅不是我所警惕的那一种,而且在很多方面颇合我意。

最让我高兴的,是她为高雅设定了精神依据,那就是善和爱。她明确提出:爱是高雅的起点,如果离开爱,这个问题就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谈。她所说的爱,当然是指对天地苍生、万家灯火的大爱。正是这种大爱,使人们不必装扮就能很自然地气度开阔、和颜悦色,这便是我们所企盼的那种高雅的人格基础。不错,区别就在这“装扮”两字了,不少人谈高雅,其实是在谈装扮,装扮家族身世,装扮文化趣味,装扮生活细节。但在本书作者看来,高雅在它的灵魂层面上是不必装扮的。有了灵魂,其他的一切都不难学会;而没有灵魂,即便浑身高雅也于世不亲。这里,又出现了“道”和“术”的明确分野。高雅之道,十分寂寞;而高雅

之术,却容易传播。

确立了这个关及人间大道的前提之后,张露对于高雅的外化形态也予以了充分的关注。“道”很重要,但不能空泛。一旦空泛,就会如溃堤之水,处处流逸,化为乌有。张露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被公认为高雅的行为佳话,构成了一个可以让人们具体感受的风范平台。有人会说:“我既已高雅在心,为什么还要去仰望别人的行止?”其实,正如张露所说,所谓高雅,绝大多数是就人际交往而言的。人际交往需要一种能让大家共同领悟、共同感动的心理密码,而这种密码已被历来的杰出人物反复示范、选择和确认,不学习就很难进入实质性的高雅交往,结果也就无所谓高雅。张露在讲述有关高雅的大量行为佳话时,笔触生动,充满感染力。我边读边想,这是一个真正被高雅情怀感染了又试图再去感染别人的人,真是一个敏感而又善良的大好人。

让我格外感到欣喜的,是张露认为一切高雅最终都会以美的结构呈现出来。这就是在为高雅设定了起点之后,又设定了一个终点。简言之,她所说的高雅,起点是爱(善),终点是美。这已牵涉到人类学的终极课题,又与我长期以来从事的美学研究挂上了钩。如果说,作为起点的爱是大爱,那么,作为终点的美也必然是大美。这么一看,这本由一篇篇轻松短文组成的书,实在有着一个很大的骨骼。

张露长期生活在新加坡,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记得二十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和郭宝崑先生一起陪着高寿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的乌节路边散步,黄佐临先生是萧伯纳的嫡传弟子,这种嫡传弟子在现在世界上已经绝无仅有了。黄佐临先生的高雅是无与伦比的,连傲慢的英国记者也曾恭恭敬敬地在采访报道中说他“说一口高雅的英文,举手投

足无不高雅”。即使在文革灾难中，他也没有丢弃高雅，使造反派自惭形秽。但是，那天在新加坡的街头，他把高雅作为一个苦恼的问题与我和郭宝崑先生讨论：“都说我有一种英国贵族式的高雅，但我却那么讨厌英国的贵族和绅士，这是为什么？”那天我们谈得很深，这里不便详述，其中一点，与张露所说的“高雅的起点”有关。那些被黄佐临先生讨厌的英国贵族和绅士，恰恰是失去了这个起点。

记得那天我还表示，我对于“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的说话表示怀疑。因为英国每一个贵族家庭的创立者，也就是因战功受封的第一代贵族，几乎都是沙场莽汉。说三代才能培养，那第一代又如何而来？每一个保留至今的贵族庄园里都以最隆重的方式陈列着他们祖先的盔甲铁剑，确认这才是“贵”的辉煌起点。那又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来了：起点不能装扮。

读完书稿，我又见到刘太格先生称赞这本书的一篇文章，这才知道张露女士的生平经历，很是佩服。世间最贵重的人生感悟，一定出自那些一直在不息奋斗、认真思考、虔诚关爱的人，因此，这种感悟也最值得信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获得这种人生感悟的人，一个在国际社会上取得成功和信赖的人，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回来向祖国人民讲述高雅？我想，这个问题本身，有可能比书里所说的每一个问题都重要。然而，那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加在一起，也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余秋雨

二〇〇七年三月八日

卷首语

我是个喜欢梦幻的人；
梦幻寄托着我的追求。

当我还是一个刚学会向大人提问的小姑娘时，脑子里老有一串大大的问号：人为什么都是呆在地上？为什么不能飞到树上，飞到楼顶，飞到月亮上去呢？大人笑着回答：你太胖了，只能长在天地之间。你瞧，天，是又轻又高，地，是又厚又实；人在天地之间，既有天的清高，又有地的混浊，所以呆在中间最好。

我依然想飞，于是我说：“我少吃一块饼干，我轻点儿，会飞吗？”

大人们笑了：“试试看吧。”

我也笑了，饼干没有少吃，我更相信吃了饼干，长力气，才会飞。

我只能在梦里飞到树上去。那里有阳光的金晖，那里有绿叶的芳香。

我总觉得树上比地上干净，比地上圣洁。

这便是我对高雅的最早的梦幻。

不怕重复，只恐中断。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我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他们的朋友大多也都是学者和专家。那个时代，太讲究雅致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一张唱片，一个蝴蝶结都是奢侈。但我的周围，却有一个秘密 PARTY，父母和他们的一些朋友会不定期地聚集在某个朋友的实验室里，当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或讨论一些禁忌的学术话题，或朗诵自己的小诗，父母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故常常带我一同参加。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只是觉得这种活动像地下党一样神秘，所以也很期待，虽然不懂大人们讨论的深奥话题，很多片段到现在都已经模糊了，可是有一幕却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晚，月光照进废弃的舞蹈教室里，杂乱的物品当中，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家具”站在里头显得鹤立鸡群——这就是我对钢琴的第一个印象。一位漂亮的阿姨坐在钢琴前面，纤长的手指如精灵一般灵动地跳跃在黑白琴键上，阵阵优美的音符飘出，在当时的我听来，简直就是仙乐，而仙乐的演奏者，渐渐变成了仙子……

很多年过去了，那画面我始终难以忘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高雅的艺术，我小小的心灵被深深地吸引和震撼！现在想想，高雅的不仅仅是钢琴曲本身，叔叔阿姨们在动乱的年代仍旧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决不以犬儒主义逃避现实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灭的梦想，钢琴、红舞鞋、南瓜马车等等是很多女性梦境中不可或缺的场景。当梦境一点点迷失，留下无尽的神秘，时光隧道中，我的记忆星星点点，梦想为我们缔造了一段美妙如仙境般的时光之旅，我带着回眸时的美丽，拨开记忆的薄纱眺望，拖着幻

光中的红舞鞋想象未来……

把梦幻一点点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我童年和少女时期一直想做的事。但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还贪玩，在大学里当女排队长、学生会文化部长，毕业后又忙于工作，业余时间还创办了一个时装社，改革开放大潮一来，精力被学外语和留洋攻读学位掠去了，幸亏这么多年“雅梦情结”仍长留心中。

我越来越感到，在对高雅的领悟过程中，个人和环境的互动变得极其重要。中国北宋时期就有周敦颐的《爱莲说》劝诫，他希望高风亮节信奉高雅的人，能像莲花一样，“中通外直，亭亭玉立”出于淤泥而不染。人与环境是无法分割的，这是一种互为命题的存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绘写至今，追求高雅已是一种勇气，一种智慧，一种道义，一种责任，对每一个现代女性来说，是真善美心灵的放飞。

人类的灵魂是可以放飞的，从凡俗、沉重到清新高雅的扶指飞升，是一种解放，一种嬗变，一种觉悟，一种机遇。

我很珍惜对高雅孜孜不倦的追求历程，我也希望我的女性朋友们，共同珍爱这份权益。人的一生，如何把繁忙变成价值，将价值转化为意义，也就是让个人的欢愉享受，融入社会性的快乐，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所在。

真正的高雅，是有凝聚力和震慑力的。

在澳洲留学的时候，有一次和同学踏青旅行，在从墨尔本到企鹅岛

的路上，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心情像那天的天气一样晴朗，笑语欢声中，我们频频举起照相机按动快门，尽情地摆出各种夸张而浪漫的造型……忽然，一个两鬓白发的老人冲了过来，对着我们指手画脚，做着恐怖的鬼脸，甚至用极其粗鲁的词语吼叫着：“Get out!”幸亏他身后一个少女竭力劝阻，才没有发生冲突。

我们沮丧而怨懣地返回车上，可当我们的车子开动不久，就发现后面有几个年轻人拼命地追着我们的车。我们停下车，才知道他们是那个“疯老头儿”的亲属，一定要请我们到旁边的咖啡屋喝一杯，以示歉意。那个少女几乎是含着泪对我们说：“我爷爷是二战的老兵，错把你们当成日本人了，即使日本观光者，也不能如此粗鲁啊，我很痛心，他患了老年痴呆症，但他的心灵是善良的，真的！请你们一定要原谅他……”她一边说着，一边彬彬有礼地频频鞠躬。

这时，我们才发现，手上的照相机、摄像机、以及坐的小卧车都是日本产的，我突然感到：误会应该解除，他们的行为令人尊敬；任何人能及时、真诚地承认错误，取得别人的宽恕和谅解，也总是一种高雅，一种美德呀！

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论纷纷，我却在沉默中思考着：澳洲的年轻人对于误解和尴尬，选择了澄清和求获谅解，而不是逃避和偏执！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解脱，值得提倡学习。世上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唯有理解和尊重，才能不失自我修养，才能真正皈依高雅的精神！

从这个“事件”以后的岁月里，我的内心常常有了一种反省和换位

思考的驱动力。常常会一个人向隅发呆,甚至坐立不安,浮想联翩。

后来,我来到新加坡,定居工作,转眼就是十几年。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国热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很多人自国内来到新加坡。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人的口袋鼓了,生活好了!但,这期间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却让我难以平静,我渐渐意识到,经济的腾飞不是最终的目标,物质的富足不是根本的强大!

千禧年前夕,我的事业重心转移到国内。熟悉的吴依软语,亲切的一草一木,让浑身每一个细胞都畅快地呼吸!夫子说,温故而知新。在熟悉的环境中,我看到了微妙的变化,在西方文化浸润的上海,东方文化开始了自我审视和思考。古老的东方文化中,有太多高雅的因素可以吸取,可以弘扬。经历了历史的辉煌和时代的动荡,在未来,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呼声,应该是对高雅的需要!这是历史车轮前行的需求,是人类文明催动下的呼唤,是古老文化在和谐盛世即将尽情绽出的绝美花朵!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高雅的人和事,我认识的秦怡老师就是。无论出席任何正式场合,她总是衣着得体,薄施粉黛,谈吐高雅,和蔼可亲。去年秋天,小儿中懿组织的电影社成立仪式上,秦老师不顾寒冷天气,配合着热情的记者们,从容地接受媒体的采访,是什么样的雅量才能有耐心在风中接受那么长时间的采访,而且总是面带微笑呢?那正是国人所需的高雅修养呵!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高雅的思考,总想借着文化的草坪“软着陆”。2006年,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第九届双年会在上海举行,我们一起观看了《东京审判》,游览了“长三角”地区,到复旦大学、上海美术馆等单位做了学术交流。我与王安忆、陈思和、赵淑侠、曹又方、吴玲瑶等著名作家交流了不少思想观点,更觉得把现代化的硬件,引入祖国的轰轰烈烈的建设,已大见成效;但要改造民族的传统价值观,让高雅文化在日新月异的大地上蓬蓬勃勃地滋长壮大起来,并非容易。我暗暗下了决心,尽管我的企业主流是高科技、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兴建,对高雅文明的宣传弘扬,同样值得我去努力、赶紧地去做。

我在此次活动以前,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准备;

当时我决定再花一年时间,让内心的感悟跃然纸上;

很多朋友和亲人鼓励我、支持我;

我的笔耕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了……

张露 ZHANG LU

2007年3月写于上海





